

马克思实践逻辑思维转向的前提性批判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冯晓彤, 马玉欢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实践逻辑思维转向的前提性批判, 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核心文本。文章认为, 马克思的这一转向是其哲学理论的关键节点。通过系统地剖析马克思对三个思想前提的批判, 文章阐述了这一转向的理论基础: 首先, 解构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体系, 指出了其物质与意识关系颠倒、历史终点论和辩证法唯心主义本质的困境; 其次, 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将社会变革寄托于抽象观念批判的局限性, 揭示了他们脱离社会现实的根本缺陷; 最后, 反思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 认为其缺乏实践维度的改造路径, 指出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文章最终得出结论, 马克思通过这一系列批判, 完成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哲学转向, 确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并赋予了无产阶级以历史使命, 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逻辑思维, 前提性批判

The Premise Criticism of Marx's Practical Logical Thinking Turn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Xiaotong Feng, Yuhuan Ma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6,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remise criticism of Marx's practical logical thinking

tur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s the core text. This paper holds that Marx’s turn is the key node of his philosophical theory.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Marx’s criticism of the three ideological premis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turn: first, it deconstructs Hegel’s idealistic legal philosophy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e dilemma of the reversa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consciousness,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end point and the essence of dialectical idealism; secondly, it critici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young Hegelians who place social change on the criticism of abstract concepts, and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defects of their separation from social reality. Finally, it reflects on Feuerbach’s humanistic materialism, believes that it lacks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points out Feuerbach’s idealism in historical view. The article finally concluded that through this series of criticisms, Marx completed the philosophical turn from explaining the world to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stablished 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practice as the core, and gave the proletariat a historical miss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theories.

Keywords

Marx, Practical Logical Thinking, Premise Critic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哲学发展的宏大叙事中, 马克思的实践逻辑思维转向犹如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全新开端, 其关键节点就聚焦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经典文本。在此文本中, 马克思以锐利的批判之笔, 深入解构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框架, 同时戳破青年黑格尔派观念批判的虚幻泡沫, 更深刻反思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内在局限。这一系列批判并非单纯的学术争鸣, 而是为哲学开辟出一条通向现实世界、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崭新道路, 它不仅建构了实践逻辑的根基, 更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如今, 重温这一思想历程, 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哲学发展脉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现实问题, 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2. 解构黑格尔哲学: 法哲学内在逻辑的唯心主义困境

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构建于其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框架之上, 其核心逻辑中潜藏的唯心主义困境, 在物质与意识关系、终点论预设以及辩证法本质三个维度上尤为凸显。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其理论解释力, 更成为后世批判者解构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关键切入点。

(一) 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颠倒

黑格尔的法哲学以“绝对精神”为终极本体, 将人类社会视为绝对精神外化的阶段性产物, 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 最终实现绝对精神在伦理实体中的完全显现。这一设定直接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基础关系, 这种设定本质上是将意识层面的精神活动置于物质现实之上, 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 [1]。这种表述清晰地展现出其理论框架中意识对物质的支配地位。

马克思在批判中直指要害: “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 而把本来现实的概念, 即现存的世界关系弄颠倒了。” ([2], p. 14)他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为切入点, 撕破了黑格尔体系的伪装。在

黑格尔看来, 国家理性具有最高权威, 市民社会作为私人利益领域必须服从国家意志的统摄, 这种设定暗含着精神力量决定物质存在的逻辑。但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揭示了市民社会并非国家理性的产物, 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2], pp. 10-11)才是历史真相。这个判断基于一个基本事实, 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 政治国家的形式及其运行规律, 本质上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与维护。

(二) 在哲学、政治和历史上的终点论

黑格尔哲学体系里有个特别核心的设定, 就是终点论。简单来说, 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某个特定阶段, 就达到了绝对精神的完美实现, 之后历史就到头了。这种观点在哲学、政治和历史三个维度上都有体现, 但马克思在《导言》里, 直接戳破了这种终点论的虚幻性。

黑格尔的哲学大厦, 是靠“绝对精神”这个基石支撑起来的。他认为绝对精神在其完全的发展中, 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 它首先作为逻辑存在, 然后外化为自然界, 最后在精神领域返回自身, 在国家中达到最高的现实性[1]。但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把哲学当成了终点, 却忘了哲学本身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马克思说: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 p. 16)哲学不是历史的终点, 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

黑格尔在政治上也是个终点论者。他认为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完美体现, 在这个国家里, 君主立宪制、官僚体系、等级制度等等, 都是绝对精神给予的最优解, 其他国家形式都是不如它的半成品。马克思指出, 黑格尔太过重视国家理性, 而忽略了国家背后的物质基础, 即市民社会。马克思说: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2], pp. 10-11)普鲁士国家再完美, 也是建立在特定物质生产关系上的, 一旦这些关系变了, 国家形态也得跟着变。因此, 政治上的终点根本不存在, 只有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

黑格尔的历史观, 也是围绕终点论转的。他指出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 从东方世界到希腊罗马, 再到日耳曼世界, 最后在普鲁士国家达到了顶峰, 历史到这里就谢幕了[4]。马克思说, 黑格尔把历史当成了绝对精神的独角戏, 而忘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 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 满足了自身的生存需求, 更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改造着自然界, 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和社会关系, 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它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

(三) 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质

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将绝对精神视为世界发展的终极动力, 其运动过程表现为概念、自然、精神三大领域的辩证展开。在《法哲学原理》中,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精神在伦理领域的完美实现, 认为市民社会必须服从于国家理性。这种设定本质上是将辩证法的运动轨迹限定在精神世界内部, 使物质生产关系沦为绝对精神外化的阶段性产物。马克思在《导言》中尖锐指出: “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 而把本来现实的观念, 即现存的世界关系弄颠倒了。”([2], p. 14)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质在于, 它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至精神辩证运动, 使辩证法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 而非揭示现实矛盾的武器。

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质进一步体现在其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忽视上。在《法哲学原理》中, 黑格尔虽承认市民社会作为需要的体系具有物质基础, 但他最终将市民社会视为国家理性的不完善形态, 认为国家通过伦理教育可以超越物质利益的冲突, 这就掩盖了物质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导言》中通过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 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缺陷, 即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前提。而黑格尔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 未能突破唯心主义框架, 反而用精神运动解释物质生产, 导致了辩证法与现实历史进程的脱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 而是通过重构其方法论内核, 将其从唯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导言》中, 马克思明确提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

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3], p. 9)这一论断揭示了辩证法必须扎根于物质生产实践，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

3.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观念批判的局限性

青年黑格尔派作为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重要流派，以观念批判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试图为政治解放铺路。然而，马克思在《导言》中深刻揭露了其批判的局限性，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始终未能突破唯心史观的桎梏，最终沦为在思想中自我旋转的抽象批判，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 困于观念批判的先验性框架

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却将其主体替换为“自我意识”或“唯一者”，始终未逃离唯心主义的圈子。鲍威尔将一切实体的主体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活动，将历史发展归结为精神批判，忽视了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以及实践的必要性，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循环[5]。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宣称：“我是唯一者，是超越一切观念的绝对主体，国家、道德都是束缚我的‘幽灵’。” [6]这种批判看似激进，实则陷入了先验性循环，他们将现实矛盾归结为观念的冲突，却无法解释观念如何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鲍威尔忽视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施蒂纳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却对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现实视而不见，这种脱离物质基础的批判，最终沦为了观念的游戏。

(二) 缺少物质生产维度的历史观

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本质上是观念史观，他们将人类历史视为“普遍理性”或“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马克思在导言中彻底颠覆了这一范式，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命题([2], pp. 10-11)。他以德国为例指出：“德国的制度不是现代的国家制度，而是中世纪的制度，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 ([3], p. 5)，这种批判已超越观念层面，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行会制度等物质生产关系。青年黑格尔派因缺乏物质生产维度，其历史观必然陷入用观念解释观念的循环，他们将法国大革命归结为理性战胜迷信，却无法解释资产阶级变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深刻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3], p. 9)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在观念的层面去剖析历史事件，没有深入到物质生产关系这一决定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中去探寻，他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看似精巧，实则如空中楼阁，无法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他们忽视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也就无法理解社会变革背后深刻的经济动因，只能停留在对观念的抽象演绎和空洞说教上，这种历史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时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无法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

(三) 脱离实践的书斋里的空谈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始终局限于思想领域，拒绝将理论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实践，他们沉迷于批判的批判，却对现实避而不谈。鲍威尔在《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中批判基督教教义，却从未组织工人运动；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宣扬个人主义，却对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嗤之以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深入莱茵省的工人集会，分析《林木盗窃法》对贫民的压迫，这不仅揭露了《林木盗窃法》的丑恶本质，也为后来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始终悬浮在书斋中，而马克思的批判则扎根于现实，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当英法等国已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变革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却沉迷于用哲学批判否定现实制度，甚至将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实践诬蔑为叛乱。马克思则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3], p. 16)，这一论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4. 反思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系统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尽管费尔巴哈通过主谓颠倒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其仍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马克思通过反思费尔巴哈哲学，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实践改造路径的模糊以及历史观的唯心倾向。

(一) 实践改造路径的模糊

费尔巴哈哲学虽然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其理论缺乏实践指向。马克思在《导言》中明确区分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 p. 9)费尔巴哈的哲学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抽象思辨中，未能提出变革社会的实践路径，也并未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他呼吁“爱”的伦理，却并未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使其批判无法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则强调，哲学必须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相结合。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 p. 16)只有哲学提供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提供物质力量，二者的结合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思想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推翻了封建制度，而德国若要实现解放，必须对政治制度、经济关系进行批判，并通过实践摧毁旧世界。费尔巴哈的哲学因缺乏实践维度，其最终会沦为不结果实的花朵。

(二) 历史观的唯心倾向

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其人本学未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导言》中，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间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观。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费尔巴哈虽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却并未纠正这一颠倒。马克思则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2], pp. 10-11)这一论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德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并非因其具有合理性，而是因其经济基础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顽固性；法国资产阶级变革的彻底性，则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熟。费尔巴哈未能揭示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人本学仍停留在抽象的人层面，以及未能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强调，历史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一观点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

5. 建构实践逻辑：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现实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以实践为核心，完成了对旧哲学的根本性超越。他提出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并赋予无产阶级以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现实基础，其核心在于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思辨转向改造世界的实践，以下将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 p. 9)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是变革社会的思想工具，但理论本身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只有通过群众的实践行动，才能摧毁旧制度并建立新世界[7]。马克思强调，哲学必须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 p. 16)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彻底摆脱了理论至上或实践至上的片面性，强调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人类解放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在《导言》中,首次明确赋予无产阶级以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3], p. 16)这一论断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双重属性,作为“核心”,无产阶级是物质力量;作为“头脑”,哲学是精神力量,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它是一个遭受普遍受苦的阶级,其解放必然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深刻理解,解放不是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所有人摆脱异化、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6. 结语

《导言》的撰写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深刻批判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系统性解构与重构,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关键基础。针对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直指其将物质与意识关系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内核,黑格尔将国家理性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现实领域沦为了理念展开的环节,这种颠倒使辩证法沦为服务于绝对精神复归的逻辑工具,历史终点论更暴露其体系的封闭性。青年黑格尔派则困于观念先验性的陷阱,他们并未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存在基础,更因脱离实践而沦为词句变革的文字游戏。费尔巴哈虽以人本学颠覆绝对精神,却因未分析实践改造的路径,其哲学仍停留在唯心主义层面。

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正始于对上述困境的超越。他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并将批判重心转向“尘世”。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提出,则将哲学批判转化为现实的实践逻辑,无产阶级作为丧失自身的阶级,唯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自身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一过程既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更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展开。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疆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及实践”(XJ2023GY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构筑哲学专业‘学生+学科+学术’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5] 道格拉斯·莫格奇. 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和政治学[M]. 刘亚品,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6] 麦克斯·施蒂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 金海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7] 朱传荣. 以时代的高度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0(00): 1-11.